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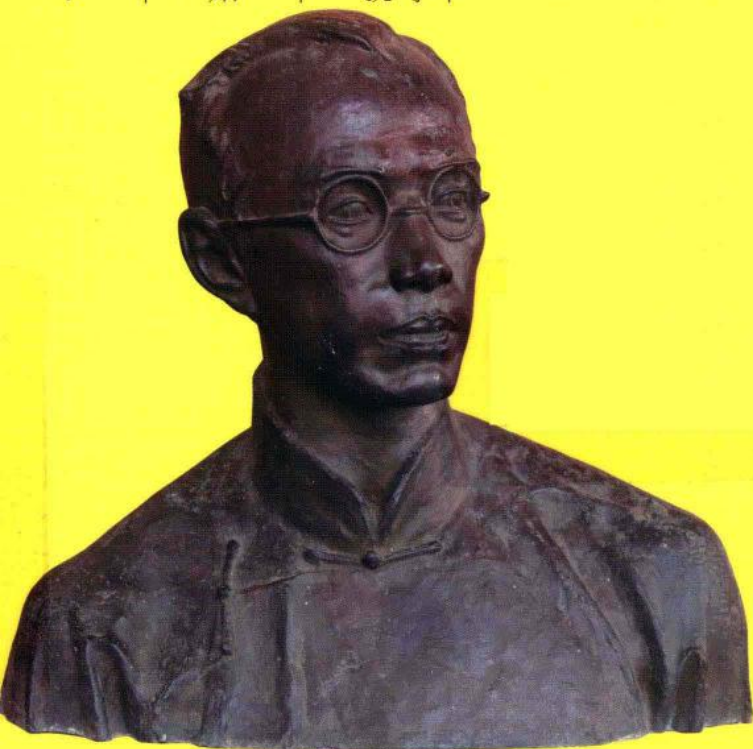
朱自清经典

朱自清◎著 桑楚◎主编

阅读最经典的朱自清作品集，了解他作为我国现代文学家、学者和爱国民主战士的一生，了解他的文学创作成就和对我国现代文学所作出的杰出贡献。

从他朴实、正直、谦虚、诚恳的做人态度中，从他求真、求实的严谨创作态度和治学态度中，从他所表现的优秀知识分子民族气节中，汲取养分。

中国家庭的理想藏书 受益终生的经典读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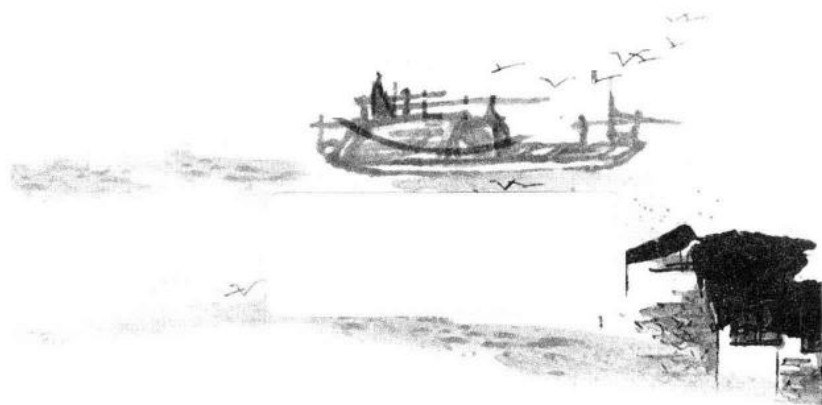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名家名作 传世经典

朱自清经典

朱自清 著

桑 楚 主编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朱自清经典 / 朱自清著; 桑楚主编. —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3.6

ISBN 978-7-5502-1564-1

I. ①朱… II. ①朱… ②桑… III. ①散文集-中国-现代
②诗集-中国-现代 IV. ①I21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09259 号

朱自清经典

著 者: 朱自清

主 编: 桑 楚

责任编辑: 张 萌

封面设计: 异一设计

版式设计: 王明贵

责任校对: 黎 娜

美术编辑: 北京东方视点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

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400 千字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25.5 印张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02-1564-1

定价: 29.8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 010-58815821

前言

朱自清原名自华，号秋实，后改名自清，字佩弦，祖籍浙江绍兴。1898年11月22日生于江苏东海。他的祖父朱则余和父亲朱鸿钧一直在江浙一带做小官，1901年朱鸿钧由东海赴扬州上任，两年后全家移居扬州。朱自清在扬州生活了13年，在那里度过了他的童年时期和少年时期。对扬州那段生活，他的感受是微妙、复杂的，大概是因为生活过于单调。1912年朱自清入高等小学，1916年中学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20年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在江苏、浙江一带教中学，积极参加新文学运动，是“文学研究会”最早的成员之一。1925年8月到清华大学任教，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1931年留学英国，漫游欧洲，回国后写成《欧游杂记》。1932年9月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随校南迁至昆明，任西南联大中文系主任。1946年返回北京，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同时，积极参加各项民主活动。在胃病加剧、体重仅有38.8千克的情况下，告诫家人无论如何不买政府所售的美国面粉。1948年8月，朱自清在贫病中逝去。毛泽东曾赞扬他“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的精神，“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朱自清一生著作20余种，约200万字，其文学创作成就主要集中在散文和诗歌方面，他的作品风格朴素缜密、清隽沉郁，以语言洗练、文笔秀丽著称。不论抒情、叙事、写景，还是说理，“都使人感到是那么实在、平易、纯正、透彻。而没有丝毫的虚、浮、躁、厉之气，颇有一些‘温柔敦厚’之风”。他在大学期间便开始新诗创作，1919年2月写的《睡罢，小小的人》是他的新诗处女作。1922年和俞平伯等人创办《诗》月刊，是新诗诞生时期最早的诗刊。他的诗歌多表现对黑暗的忧愤和对光明、对美的向往，他善于把自己的真情实感通过平易的叙述表达出来，笔致简约、亲切。

朱自清虽是以诗人的身分步入文坛的，但却以散文成就最为突出，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散文创作的巨匠，他对我国现代散文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具有深远的影响。他的散文品种多样，有随笔，有游记，有特写，有杂感；或叙事言



情，或状物绘景，或谈文论学，或评时议势，既洋溢着自然和人情的至美，也透露出内心凛然的正气风骨。朱自清的散文创作，从清秀隽永到质朴腴厚再到激进深邃，都打上了鲜明的时代印记，显示出他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审美旨趣。郁达夫在《新文学大系·现代散文导论》中说：“朱自清虽则是一个诗人，可是他的散文仍能够贮满那一种诗意。”应该说，这是对朱自清散文艺术的一个很精到的评价。

朱自清既是一位真挚细腻的文学大家，也是一个外柔内刚的民主战士。他的思想与文像被大水洗了一般，寂寞到可惊的程度”。“”以他后来曾说，儿时的记忆只剩下“薄薄的影子采，他的为人与为文，他无论是作为现代作家，还是作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人，都值得我们去品读。朱自清一生的创作数量巨大，普通读者很难有时间一一品读，为了让读者在最短的时间内阅读尽可能多的精品，我们编辑出版了本书。

书中收入了朱自清的经典力作，包括《踪迹》《背影》《你我》《欧游杂记》《伦敦杂记》《标准与尺度》《论雅俗共赏》《语文影及其他》等文集，并基本按它们最初出版的先后顺序排列，各篇文章的排列也尽可能保持原来的编排顺序，使读者能了解各个集子的原貌和朱自清编辑这些集子的原意。此外，“补遗”还收入了朱自清生前未曾编入集子的散文、杂文、论文、书评等作品，也一律按写作或发表的先后顺序编排，而既知道写成的时间又知道发表时间的，一般按写成时间编排。为了保持原文风貌，对于文中有个别用字、标点和当今现代汉语语法不统一的现象，我们都没有做改动。

我们诚挚地期望，通过本书，读者能了解朱自清作为我国现代文学家、学者和爱国民主战士的一生，了解他的文学创作成就和对我国现代文学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并从他朴实、正直、谦虚、诚恳的做人态度中，从他求真、求实的严谨创作态度和治学态度中，从他所表现的优秀知识分子的民族气节中，汲取到有益的营养。

目 录

· 踪 迹 ·

匆匆	2
歌声	2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3
温州的踪迹	7
一 “月朦胧，鸟朦胧，帘卷海棠红”	7
二 绿	8
三 白水漈	9
四 生命的价格——七毛钱	9
航船中的文明	11

· 背 影 ·

序	14
甲辑	16
女人	16
白种人——上帝的骄子！	19
背影	21
阿河	22
哀韦杰三君	26
飘零	28
白采	30
荷塘月色	31
一封信	32
《梅花》后记	34

怀魏握青君	36
儿女	37
乙辑	40
旅行杂记	40
一 殷勤的招待	40
二 “躬逢其盛”	41
三 第三人称	43
说梦	44
海行杂记	45

· 你 我 ·

自序	50
甲辑	51
“海阔天空”与“古今中外”	51
扬州的夏日	65
看花	66
我所见的叶圣陶	68
论无话可说	70
给亡妇	71
你我	73
谈抽烟	81
冬天	82
择偶记	83
说扬州	84
南京	86
潭柘寺 戒坛寺	89
乙辑	91
《忆》跋	91
《山野掇拾》	92
《子恺漫画》代序	96
《白采的诗》	97
《萍因遗稿》跋	103
《子恺画集》跋	103
《粤东之风》序	104

给《一个兵和他的老婆》的作者——李健吾先生	106
《燕知草》序	107
《老张的哲学》与《赵子曰》	109
叶圣陶的短篇小说	112
《谈美》序	115
论白话——读《南北极》与《小彼得》的感想	116
《子夜》	119
读《心病》	122
《文心》序	123

· 欧游杂记 ·

序	126
威尼斯	127
佛罗伦司	129
罗马	131
滂卑故城	135
瑞士	137
荷兰	140
柏林	143
德瑞司登	147
莱茵河	148
巴黎	150
西行通讯〔附录〕	160

· 伦敦杂记 ·

自序	166
三家书店	167
文人宅	171
博物院	174
公园	178
加尔东尼市场	181
吃的	182
乞丐	184
圣诞节	186



房东太太	187
------------	-----

· 标准与尺度 ·

自序	192
动乱时代	193
中国学术界的大损失——悼闻一多先生	194
回来杂记	196
文学的标准与尺度	199
论严肃	202
论通俗化	204
论标语口号	206
论气节	208
论吃饭	210
什么是文学？	213
什么是文学的“生路”？	214
低级趣味	216
语文学常谈	217
鲁迅先生的中国语文观	218
诵读教学	220
诵读教学与“文学的国语”	221
论诵读	223
论国语教育	226
古文学的欣赏	228
现代人眼中的古代——介绍郭沫若著《十批判书》	231
什么是中国文学史的主潮？——林庚著《中国文学史》序	233
日常生活的诗——萧望卿《陶渊明批评》序	235

· 论雅俗共赏 ·

论雅俗共赏	238
论百读不厌	241
论逼真与如画——关于传统的对于自然和艺术的态度的一个考察	244
论书生的酸气	249
论朗诵诗	254
诗与话	259

歌谣里的重叠·····	262
中国文的三种型——评郭绍虞编著的《语文通论》与《学文示例》·····	264
禅家的语言·····	267
论老实话·····	270
鲁迅先生的杂感·····	272
闻一多先生怎样走着中国文学的道路——《闻一多全集》序·····	275

· 语文影及其他 ·

序·····	282
语文影之辑·····	283
说话·····	283
沉默·····	284
撩天儿·····	286
如面谈·····	290
人话·····	295
论废话·····	296
很好·····	297
是喽嘛·····	299
不知道·····	301
话中有鬼·····	304
人生的一角之辑·····	305
正义·····	305
论自己·····	307
论别人·····	309
论诚意·····	310
论做作·····	312
论青年·····	314
论轰炸·····	316
论东西·····	3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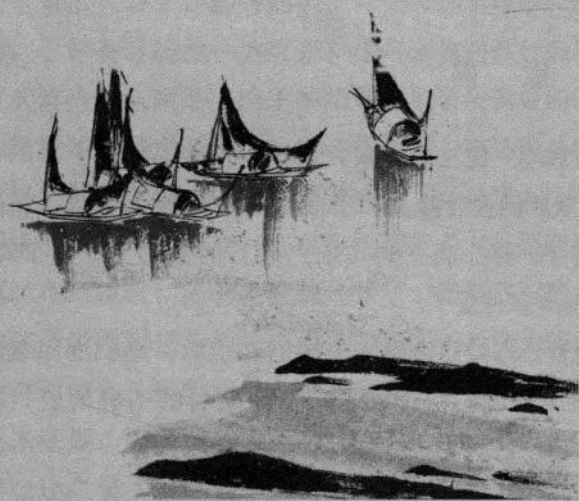
· 补 遗 ·

自治底意义·····	320
新年底故事·····	322
别·····	324



憎·····	328
民众文学的讨论·····	330
父母的责任·····	334
笑的历史·····	338
文艺的真实性·····	343
文艺之力·····	348
春晖的一月·····	353
刹那·····	355
现代生活的学术价值·····	357
我们的路·····	361
白马湖·····	366
春·····	367
论青年读书风气·····	368
论说话的多少·····	369
“欢喜老墓碑”·····	371
文言白话杂论·····	372
买书·····	375
论别字·····	376
松堂游记·····	378
什么是散文?·····	379
重庆行记·····	380
飞·····	380
热·····	381
行·····	382
衣·····	382
我是扬州人·····	384
文学的严肃性·····	386
大学的路·····	388
论学术的空气·····	389
青年与文学·····	391
论不满现状·····	392
文物·旧书·毛笔·····	394
论且顾眼前·····	396

踪迹





匆 匆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是有人偷了他们罢：那是谁？又藏在何处呢？是他们自己逃走了罢：现在又到了那里呢？

我不知道他们给了我多少日子；但我的手确乎是渐渐空虚了。在默默里算着，八千多日子已经从我手中溜去；像针尖上一滴水滴在大海里，我的日子滴在时间的流里，没有声音，也没有影子。我不禁头涔涔而泪潸潸了。

去的尽管去了，来的尽管来着；去来的中间，又怎样地匆匆呢？早上我起来的时候，小屋里射进两三方斜斜的太阳。太阳他有脚啊，轻轻悄悄地挪移了；我也茫茫然跟着旋转。于是——洗手的时候，日子从水盆里过去；吃饭的时候，日子从饭碗里过去；默默时，便从凝然的双眼前过去。我觉察他去的匆匆了，伸出手遮挽时，他又从遮挽着的手边过去，天黑时，我躺在床上，他便伶伶俐俐地从我身上跨过，从我脚边飞去了。等我睁开眼和太阳再见，这算又溜走了一日。我掩着面叹息。但是新来的日子的影儿又开始在叹息里闪过了。

在逃去如飞的日子里，在千门万户的世界里的我能做些什么呢？只有徘徊罢了，只有匆匆罢了；在八千多日的匆匆里，除徘徊外，又剩些什么呢？过去的日子如轻烟，被微风吹散了，如薄雾，被初阳蒸融了；我留着些什么痕迹呢？我何曾留着像游丝样的痕迹呢？我赤裸裸来到这世界，转眼间也将赤裸裸的回去罢？但不能平的，为什么偏要白白走这一遭啊？

你聪明的，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

1922年3月28日。

歌 声

昨晚中西音乐歌舞大会里“中西丝竹和唱”的三曲清歌，真令我神迷心醉了。

仿佛一个暮春的早晨，霏霏的毛雨^①默然洒在我脸上，引起润泽，轻松的感觉。新鲜的微风吹动我的衣袂，像爱人的鼻息吹着我的手一样。我立的一条白矾石的甬道上，经了那细雨，正如涂了一层薄薄的乳油；踏着只觉越发滑腻可爱了。

这是在花园里。群花都还做她们的清梦。那微雨偷偷洗去她们的尘垢，她们的甜软的光泽便自焕发了。在那被洗去的浮艳下，我能看到她们在有日光时所深藏着的恬静的红，冷落的

^①细雨如牛毛，扬州称为“毛雨”。

紫，和苦笑的白与绿。以前锦绣般在我眼前的，现在都带了黯淡的颜色。——是愁着芳春的销歇么？是感着芳春的困倦么？

大约也因那濛濛的雨，园里没了浓郁的香气。涓涓的东风吹来一缕缕饿了似的花香；夹带着些潮湿的草丛的气息和泥土的滋味。园外田亩和沼泽里，又时时送过些新插的秧，少壮的麦，和成荫的柳树的清新的蒸气。这些虽非甜美，却能强烈地刺激我的鼻观，使我有愉快的倦怠之感。

看啊，那都是歌中所有的：我用耳，也用眼，鼻，舌，身，听着；也用心唱着。我终于被一种健康的麻痹袭取了，于是为歌所有。此后只由歌独自唱着，听着；世界上便只有歌声了。

1921年11月3日，上海。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一九二三年八月的一晚，我和平伯同游秦淮河；平伯是初泛，我是重来了。我们雇了一只“七板子”，在夕阳已去，皎月方来的时候，便下了船。于是桨声汨——汨，我们开始领略那晃荡着蔷薇色的历史的秦淮河的滋味了。

秦淮河里的船，比北京万牲园，颐和园的船好，比西湖的船好，比扬州瘦西湖的船也好。这几处的船不是觉着笨，就是觉着简陋、局促；都不能引馥踏起乘客们的情韵，如秦淮河的船一样。秦淮河的船约略可分为两种：一是大船；一是小船，就是所谓“七板子”。大船舱口阔大，可容二三十人。里面陈设着字画和光洁的红木家具，桌上一律嵌着冰凉的大理石面。窗格雕镂颇细，使人起柔腻之感。窗格里映着红色蓝色的玻璃；玻璃上有精致的花纹，也颇悦人目。“七板子”规模虽不及大船，但那淡蓝色的栏干，空敞的舱，也足系人情思。而最出色处却在它的舱前。舱前是甲板上的一部，上面有弧形的顶，两边用疏疏的栏干支着。里面通常放着两张藤的躺椅。躺下，可以谈天，可以望远，可以顾盼两岸的河房。大船上也有这个，但在小船上更觉清隽罢了。舱前的顶下，一律悬着灯彩；灯的多少，明暗，彩苏的精粗，艳晦，是不一的，但好歹总还你一个灯彩。这灯彩实在是最能钩人的东西。夜幕垂垂地下来时，大小船上都点起灯火。从两重玻璃里映出那辐射着的黄黄的散光，反晕出一片朦胧的烟霭；透过这烟霭，在黯黯的水波里，又逗起缕缕的明漪。在这薄霭和微漪里，听着那悠然的间歇的桨声，谁能不被引入他的美梦去呢？只愁梦太多了，这些大小船儿如何载得起呀？我们这时模模糊糊的谈着明末的秦淮河的艳迹，如《桃花扇》及《板桥杂记》里所载的。我们真神往了。我们仿佛亲见那时华灯映水，画舫凌波的光景了。于是我们的船便成了历史的重载了。我们终于恍然秦淮河的船所以雅丽过于他处，而又有奇异的吸引力的，实在是许多历史的影像使然了。

秦淮河的水是碧阴阴的；看起来厚而不腻，或者是六朝金粉所凝么？我们初上船的时候，天色还未断黑，那漾漾的柔波是这样的恬静，委婉，使我们一面有水阔天空之想，一面又憧憬着纸醉金迷之境了。等到灯火明时，阴阴的变为沉沉了：黯淡的水光，像梦一般；那偶然闪烁



着的光芒，就是梦的眼睛了。我们坐在舱前，因了那隆起的顶棚，仿佛总是昂着首向前走着似的；于是飘飘然如御风而行的我们，看着那些自在的湾泊着的船，船里走马灯般的人物，便像是下界一般，迢迢的远了，又像在雾里看花，尽朦朦胧胧的。这时我们已过了利涉桥，望见东关头了。沿路听见断续的歌声：有从沿河的妓楼飘来的，有从河上船里度来的。我们明知那些歌声，只是些因袭的言词，从生涩的歌喉里机械的发出来的；但它们经了夏夜的微风的吹漾和水波的摇拂，袅娜着到我们耳边的时候，已经不单是她们的歌声，而混着微风和河水的密语了。于是我们不得不被牵惹着，震撼着，相与浮沉于这歌声里了。从东关头转弯，不久就到大中桥。大中桥共有三个桥拱，都很阔大，俨然是三座门儿；使我们觉得我们的船和船里的我们，在桥下过去时，真是太无颜色了。桥砖是深褐色，表明它的历史的长久；但都完好无缺，令人太息于古昔工程的坚美。桥上两旁都是木壁的房子，中间应该有街路？这些房子都破旧了，多年烟熏的迹，遮没了当年的美丽。我想像秦淮河的极盛时，在这样宏阔的桥上，特地盖了房子，必然是髹漆得富富丽丽的；晚间必然是灯火通明的。现在却只剩下一片黑沉沉！但是桥上造着房子，毕竟使我们多少可以想见往日的繁华；这也慰情聊胜无了。过了大中桥，便到了灯月交辉，笙歌彻夜的秦淮河；这才是秦淮河的真面目哩。

大中桥外，顿然空阔，和桥内两岸排着密密的人家的大异了。一眼望去，疏疏的林，淡淡的月，衬着蓝蔚的天，颇像荒江野渡光景；那边呢，郁丛丛的，阴森森的，又似乎藏着无边的黑暗；令人几乎不信那是繁华的秦淮河了。但是河中眩晕着的灯光，纵横着的画舫，悠扬着的笛韵，夹着那吱吱的胡琴声，终于使我们认识绿如茵陈酒的秦淮水了。此地天裸露着的多些，故觉夜来的独迟些；从清清的水影里，我们感到的只是薄薄的夜——这正是秦淮河的夜。大中桥外，本来还有一座复成桥，是船夫口中的我们的游踪尽处，或也是秦淮河繁华的尽处了。我的脚曾踏过复成桥的脊，在十三四岁的时候。但是两次游秦淮河，却都不曾见着复成桥的面；明知总在前途的，却常觉得有些虚无缥缈似的。我想，不见倒也好。这时正是盛夏。我们下船后，借着新生的晚凉和河上的微风，暑气已渐渐消散；到了此地，豁然开朗，身子顿然轻了——习习的清风荏苒在面上，手上，衣上，这便又感到了一缕新凉了。南京的日光，大概没有杭州猛烈；西湖的夏夜老是热蓬蓬的，水像沸着一般，秦淮河的水却尽是这样冷冷地绿着。任你人影的憧憧，歌声的扰扰，总像隔着一层薄薄的绿纱面幂似的；它尽是这样静静的，冷冷的绿着。我们出了大中桥，走不上半里路，船夫便将船划到一旁，停了桨由它宕着。他以为那里正是繁华的极点，再过去就是荒凉了；所以让我们多多赏鉴一会儿。他自己却静静的蹲着。他是看惯这光景的了，大约只是一个无可无不可。这无可无不可，无论是升的沉的，总之，都比我们高了。

那时河里闹热极了；船大半泊着，小半在水上穿梭似的来往。停泊着的都在近市的那一边，我们的船自然也夹在其中。因为这边略略的挤，便觉得那边十分的疏了。在每一只船从那边过去时，我们能画出它的轻轻的影和曲曲的波，在我们的心上；这显着是空，且显着是静了。那时处处都是歌声和凄厉的胡琴声，圆润的喉咙，确乎是很少的。但那生涩的，尖脆的调



子能使人有少年的，粗率不拘的感觉，也正可快我们的意。况且多少隔开些儿听着，因为想像与渴慕的做美，总觉更有滋味；而竞发的喧嚣，抑扬的不齐，远近的杂沓，和乐器的嘈嘈切切，合成另一意味的谐音，也使我们无所适从，如随着大风而走。这实在因为我们的心的枯涩久了，变为脆弱；故偶然润泽一下，便疯狂似的不能自主了。但秦淮河确也腻人。即如船里的人面，无论是和我们一堆儿泊着的，无论是从我们眼前过去的，总是模模糊糊的，甚至渺渺茫茫的；任你张圆了眼睛，揩净了眵垢，也是枉然。这真够人想呢。在我们停泊的地方，灯光原是纷然的；不过这些灯光都是黄而有晕的。黄已经不能明了，再加上了晕，便更不成了。灯愈多，晕就愈甚；在繁星般的黄的交错里，秦淮河仿佛笼上了一团光雾。光芒与雾气腾腾的晕着，什么都只剩了轮廓了；所以人面的详细的曲线，便消失于我们的眼底了。但灯光究竟夺不了那边的月色；灯光是浑的，月色是清的。在浑沌的灯光里，渗入了一派清辉，却真是奇迹！那晚月儿已瘦削了两三分。她晚妆才罢，盈盈的上了柳梢头。天是蓝得可爱，仿佛一汪水似的；月儿便更出落得精神了。岸上原有三株两株的垂杨树，淡淡的影子，在水里摇曳着。它们那柔细的枝条浴着月光，就像一支支美人的臂膊，交互的缠着，挽着；又像是月儿披着的发。而月儿偶然也从它们的交叉处偷偷窥看我们，大有小姑娘怕羞的样子。岸上另有几株不知名的老树，光光的立着；在月光里照起来，却又俨然是精神矍铄的老人。远处——快到天际线了，才有一两片白云，亮得现出异彩，像美丽的贝壳一般。白云下便是黑黑的一带轮廓；是一条随意画的不规则的曲线。这一段光景，和河中的风味大异了。但灯与月竟能并存着，交融着，使月成了缠绵的月，灯射着渺渺的灵辉；这正是天之所以厚秦淮河，也正是天之所以厚我们了。

这时却遇着了难解的纠纷。秦淮河上原有一种歌妓，是以歌为业的。从前都在茶舫上，唱着大曲之类。每日午后一时起；什么时候止，却忘记了。晚上照样也有一回，也在黄晕的灯光里。我从前过南京时，曾随着朋友去听过两次。因为茶舫里的人脸太多了，觉得不大适意，终于听不出所以然。前年听说歌妓被取缔了，不知怎的，颇涉想了几次——却想不出什么。这次到南京，先到茶舫上去看看，觉得颇是寂寥，令我无端的怅怅了。不料她们却仍在秦淮河里挣扎着，不料她们竟会纠缠到我们，我于是很张皇了。她们也乘着“七板子”，她们总是坐在舱前的。舱前点着石油汽灯，光亮眩人眼目；坐在下面的，自然是纤毫毕见了——引诱客人们的力量，也便在此了。舱里躲着乐工等人，映着汽灯的余辉蠕动着；他们是永远不被注意的。每船的歌妓大约都是二人；天色一黑，她们的船就在大中桥外往来不息的兜生意。无论行着的船，泊着的船，都要来兜揽的。这都是我后来推想出来的。那晚不知怎样，忽然轮着我们的船了。我们的船好好的停着，一只歌舫划向我们来了；渐渐和我们的船并着了。铄铄的灯光逼得我们皱起了眉头；我们的风尘色全给它托出来了，这使我不安了。那时一个伙计跨过船来，拿着摊开的歌折，就近塞向我的手里，说，“点儿出吧！”他跨过来的时候，我们船上似乎有许多眼光跟着。同时相近的别的船上也似乎有许多眼睛炯炯的向我们船上看着。我真窘了！我也装出大方的样子，向歌妓们瞥了一眼，但究竟是不成的！我勉强将那歌折翻了一翻，却不曾看清了几个字；便赶紧递还那伙计，一面不好意思地说，“不要。我们……不要。”他便塞给平伯。

平伯掉转头去，摇手说，“不要！”那人还腻着不走。平伯又回过脸来，摇着头道，“不要！”于是那人重到我处。我窘着再拒绝了他。他这才有所不屑似的走了。我的心立刻放下，如释了重负一般。我们就开始自白了。

我说我受了道德律的压迫，拒绝了她们；心里似乎很抱歉的。这所谓抱歉，一面对于她们，一面对于我自己。她们于我们虽然没有很奢的希望；但总有些希望的。我们拒绝了她们，无论理由如何充足，却使她们的希望受了伤；这总有几分不做美了。这是我觉得很怅怅的。至于我自己，更有一种不足之感。我这时被四面的歌声诱惑了，降服了；但是远远的，远远的歌声总仿佛隔着重衣搔痒似的，越搔越搔不着痒处。我于是憧憬着贴耳的妙音了。在歌舫划来时，我的憧憬，变为盼望；我固执的盼望着，有如饥渴。虽然从浅薄的经验里，也能够推知，那贴耳的歌声，将剥去了一切的美妙；但一个平常的人像我的，谁愿凭了理性之力去丑化未来呢？我宁愿自己骗着了。不过我的社会感性是很敏锐的；我的思力能拆穿道德律的西洋镜，而我的感情却终于被它压服着。我于是有所顾忌了，尤其是在众目昭彰的时候。道德律的力，本来是民众赋予的；在民众的面前，自然更显出它的威严了。我这时一面盼望，一面却感到了两重的禁制：一，在通俗的意义上，接近妓者总算一种不正当的行为；二，妓是一种不健全的职业，我们对于她们，应有哀矜勿喜之心，不应赏玩的去听她们的歌。在众目睽睽之下，这两种思想在我心里最为旺盛。她们暂时压倒了我的听歌的盼望，这便成就了我的灰色的拒绝。那时的心实在异常状态中，觉得颇是昏乱。歌舫去了，暂时宁靖之后，我的思绪又如潮涌了。两个相反的意思在我心头往复：卖歌和卖淫不同，听歌和狎妓不同，又干道德甚事？——但是，但是，她们既被逼的以歌为业，她们的歌必无艺术味的；况她们的身世，我们究竟该同情的。所以拒绝倒也是正办。但这些意思终于不曾撇开我的听歌的盼望。它力量异常坚强；它总想将别的思绪踏在脚下。从这重重的争斗里，我感到了浓厚的不足之感。这不足之感使我的心盘旋不安，起坐都不安宁了。唉！我承认我是一个自私的人！平伯呢，却与我不同。他引周启明先生的诗，“因为我有妻子，所以我爱一切的女人，因为我有子女，所以我爱一切的孩子。”^①他的意思可以见了。他因为推及的同情，爱着那些歌妓，并且尊重着她们，所以拒绝了她们。在这种情形下，他自然以为听歌是对于她们的一种侮辱。但他也是想听歌的，虽然不和我一样，所以在他的心中，当然也有一番小小的争斗；争斗的结果，是同情胜了。至于道德律，在他是没有什么的；因为他很有蔑视一切的倾向，民众的力量在他是不大觉着的。这时他的心意的活动比较简单，又比较柔弱，故事后还怡然自若；我却不能了。这里平伯又比我高了。

在我们谈话中间，又来了两只歌舫。伙计照前一样的请我们点戏，我们照前一样的拒绝了。我受了三次窘，心里的不安更甚了。清艳的夜景也为之减色。船夫大约因为要赶第二趟生意，催着我们回去；我们无可无不可的答应了。我们渐渐和那些晕黄的灯光远了，只有些月色冷清清的随着我们的归舟。我们的船竟没个伴儿，秦淮河的夜正长哩！到大中桥近处，才遇着

^①原诗是，“我为了自己的儿女才爱小孩子，为了自己的妻才爱女人”，见《雪朝》四八页。